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XINKEBIAO BIDU CONGSHU

MOBOSANGDUANPIANXIAOSHUOJINGXUAN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莫泊桑很少有乐观向上、鼓舞人心的作品。这与他的经历、健康状况和所处的历史背景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为什么莫泊桑越来越充斥着悲观色彩的作品会一直受到普遍的欢迎和赞赏呢？作品内容各色形象的真实，以及描写手法的精妙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

(法) 莫泊桑◎著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PRICE

本册仅售

13.80元

新课标

XINKEBIAO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XINKEBIAO
BIDU CONGSHU

MOBOSANGDUANPIANXIAOSHUOJINGXUAN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 (法)莫泊桑(Maupassant, G.)著;
宋璐璐, 杜刚编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12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1186-9

I. ①莫... II. ①莫... ②宋... ③杜...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 缩写本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231 号

书 名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著 者 (法)莫泊桑(Maupassant, G.)
编 译 宋璐璐 杜 刚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徐 丹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210046)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3-1186-9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受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高中小学生们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羊 脂 球	1
一个儿子	38
莫兰这只公猪	49
戴丽叶春楼	61
珠 宝	88
一个农庄女工的故事	96
项 链	115
一家人	126
隆多利姊妹	151
奥尔拉(1887)	177

羊 脂 球

导读：时值普法战争期间，破败的军队已经不像是正义与力量的代表，四处都是敌对兵营的战场，到处都充斥着惶恐与不安。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小小的马车里，就发生在高傲的贵族与卑微的妓女身上，就发生在那个动荡不安、人人自保的年代中。

那些早已不能称为军队的残破游勇一连很多天从城里流荡而过，拖拖沓沓、毫无军纪、破不成军，每一个人的脸上都仿佛写满了麻木与疲惫。战争让这些原本与世无争的人们变得更加仓皇不安，更加没有思想，形同机械。他们是不久前在战役中失败的那批士兵，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起来格外吃力。

随后，一批批游击队员也穿城而过，每队都有一个英勇神武的称号，诸如“报仇雪耻军”、“公民掘墓团”、“英烈敢死队”，等等，但他们的神情作态却像是土匪。

这些游击队的长官，过去都是布商、粮商、油脂商、肥皂商之类的生意人，时势造英雄，凭着有钱或蓄了长长的唇髭，就被任命为军官。

且看他们全身披着法兰绒军装，佩戴军衔，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老见他们在讨论作战方案，出言不凡，自称法兰西的胜败存亡全系于他们的肩上。但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却心存畏惧，这些兵痞本来就是偷鸡摸狗之徒，勇起来命都可豁出去，但抢掠奸淫，无所不为。

有传闻说，普鲁士^①军队很快就要占领鲁昂城了。

两个月以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城郊附近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人的动静，有时还神经过敏地误击自己的哨兵，有时荆棘丛里有一只小兔稍动一下，他们就准备浴血奋战。可是，普军即将攻占的消息一传来，他们就纷纷逃回家了。他们的军服、枪械、装备，所有这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头，原来还可以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的路碑的，现在都不翼而飞，丢失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正规军总算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塞威尔与阿夏尔镇方向退守奥德梅桥。殿后的是一位将军，他由两名副将陪伴左右，也是徒步前行。他神情沮丧，率领着这支残兵，实在无力回天，一个善于征战、攻无不克的民族，竟然惨遭大败，全线崩溃，他本人陷身其中，岂能不沮丧懊恼。

法军既撤，随后城中便是一片沉寂，在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中，人们在等着将要降临的事。许多大腹便便的生意人，早已在商场上磨尽了男子汉的气概，正惴惴不安地等候占领者的来到，但一想到普鲁士人也许会把店里的烤肉铁钎与切菜刀误认为是武器，便胆战心惊了。

生活似乎停顿了。商店都关门停业，街上寂无人声。偶尔，有个把居民上街，也被这种沉寂吓了一跳，旋即沿墙根匆匆离去。

等待所引起的焦虑不安，反而使人盼望敌军早日进驻。

就在法军撤离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几个普鲁士轻骑兵，疾速穿城而过。没过多久，从圣卡特琳山坡上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从通往达尔内塔尔与布瓦纪约姆的两条大道上，另有两大股侵略军潮水般地涌现出来。这三支大军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合。随后，德军大部队就开到了，从周围的大街小巷里鱼贯而出，一营营排列整齐，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踏得石板路面嘎嘎作响。

一种陌生而喉音很重的口令声，沿着那些看似空荡而死寂的房舍升起。其实，此时在那些紧闭着的百叶窗后，正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着进驻的胜利者：他们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可以根据“战时法”任意处置全城人的生命财产。居民们躲在自家昏暗的房间里，惶恐不安，胆战心惊，如同遇到了洪水泛滥与强烈地震，任凭有什么智慧与能耐，都无能为力。诚

然，每逢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与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遭到某种疯狂凶残力量的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种惶恐感、战栗感。大地震将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泛滥的洪水冲走了被淹死的农民与耕牛以及房屋的梁木；同样，打了胜仗的军队就要屠杀继续自卫的人，要押走俘虏，要以战刀的名义进行掠夺，要用大炮的轰鸣向上苍表示感恩，所有这些可怕的灾难埋葬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信念，使我们不再像有人教导的那样，去信赖上天的保佑与人类的理性。

在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德军小分队在敲门，接着，他们就进入屋内。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战败者的义务由此开始，招待战胜者，当然必须和颜悦色，温良恭顺。

过了一段时间，入侵后的初期恐怖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与主人一家同桌吃饭。有的军官很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对法兰西表示同情，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并非自愿，心里实在是反感。普鲁士军官竟有这份情感，房主一家自然感谢不已，何况说不上什么时候，还得仰仗他的保护呢。再说，把他侍候好了，也许可以少给几个士兵供饭。既然好事坏事都取决于他，那又何必去冒犯他呢。真要去冒犯他，那就不是勇敢，而是鲁莽了。想当年，鲁昂城的市民确曾鲁莽过一次，英勇保卫了这座城市，使它名扬四海，但物换星移，今非昔比，鲁昂人再也不会犯此种鲁莽的毛病了。从法兰西的处世智慧中，他们总结出这么一个至高无上的结论：只要不在公共场合跟敌国士兵亲近热乎，在自己家里客气一些并不为过。于是，在外面，彼此装作不认识，但一到家里，就谈笑风生了，每天晚上，大家围炉而坐，德国人久久也不离去。

即使是这座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和平时期的常态。法国人固然不大出门，但普鲁士士兵在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况且，那些蓝色轻骑兵的军官虽佩带着又长又粗的杀人武器，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其实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并不比去年在那些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轻装兵更为盛气凌人。

不过，空气中多了点什么东西，某种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东西，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息，这种气息扩散开来，无孔不入。它充斥于每家每户之中，广场街道之上，它改变了饮食的味道，使人仿佛觉得离家远行，来到了野蛮而可怕的部落。

战胜者索取钱财，贪得无厌。城里的市民无不如数缴纳，幸好他们确也殷实富足。不过，诺曼底商人越是有钱就越加吝啬，越舍不得拔毛出血，只要看见自己的财富有一点落进他人手里，就特别心疼。

但是，出了城，沿河往下走两三法里，到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比萨尔一带，船长与渔民经常从水底打捞上来穿着军服的德国人的尸体，他们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有的是被人踢死的，也有被石头砸死的，或是被人推下水淹死的，都已经被水泡得肿胀了起来。河底的淤泥掩藏着不少此类野蛮而合情合理的地下复仇行为，这些无名英雄不声不响地抗敌，比光天化日之下的战斗更要危险，但又得不到扬名天下的荣耀。

因为凡是对外敌的仇恨皆有无穷的感召力，总能激起一些英勇的义士，他们全都出于信念而视死如归。

虽然普鲁士人侵占了全城后实施了铁腕统治，但并没有干过任何一件传闻他们在进军中所犯的那类暴行。于是，城里的市民胆子壮起来了，当地商人重开买卖、招财进宝的欲望又蠢蠢而动。有几个商人原本在勒阿弗尔港有大笔投资，那个港口至今还在法军的手里，所以，他们打算从陆路先到迪埃普，然后再乘船去勒阿弗尔。

他们利用所认识的几名德国军官的关系，从占领军司令部获得了离城特许证。

于是，一辆四匹马拉的旅行大马车整装待发，有十位客人订了座位，他们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亮之前就动身，以免招路人围观。

几天以来，气候寒冷，地面也冻硬了。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北风猛吹，刮来大片大片的乌云，大雪纷飞，从傍晚起一直下了一个整夜。

凌晨四点半，旅客们都聚集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他们要在这里上车。

他们一个个都睡眠惺忪，身上披着毛毯，却也冻得浑身发抖。在一片昏暗中，彼此看不清楚，身上又都穿着臃肿的冬装，看上去就像身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父。有两个男人终究还是认出了对方，第三个人也凑上去，于是，他们就谈开了。一个说：“我这次带老婆一道走。”另一个说：“我也一样。”第三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再也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再逼近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去英国。”三人的打算不约而同，如出一辙，实在是气味相投。

但是，迟迟不见有人前来套车。一个马夫手提一盏小灯，不时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又立即钻进另一个门洞。马厩的地上有垫草与肥料，马蹄磕地的声音就不响亮了，从屋里传出一个汉子骂骂咧咧在跟牲口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表明有人在搬弄马具，这轻微的声音很快就变成了清脆、持续不断的颤音，节奏随着牲口的动作而有所变化，有时寂静无声，有时又突然猛响一阵，同时伴随着马蹄磕地的沉闷声。

那扇门猛然关上了。一时鸦雀无声。那些有钱人被冻得发僵，也都沉默下来，直挺挺地待在那里。

绵绵不断的雪花织成了闪闪发亮的帷幕，徐徐向大地降落，它使万物模糊不清，给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像泡沫一样的雪花。全城一片寂静，一切声响都被严冬埋葬了，只听见雪花落下时的窸窣之声，它微细不清，飘忽不定，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感觉，这细小轻微的动静，仿佛充塞了整个寰宇，覆盖了世界大地。

提风灯的那人又出现了，他牵来一匹垂头丧气、不愿受驱使的马，把它拉到车辕前，系上绳套，转悠了好些圈，总算把马具套好，因为他一手提着风灯，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干活。正当他要去牵第二匹马时，他注意到旅客们全都站在那里不动，身上都飘满了雪花，便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还不上车，车里至少可以避避雪。”

显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听此话就一拥而上。那三个男人先把自己的妻子扶上车，随后也跟了上去。另外还有几个形貌模糊的人，也上车在空位子上就座，一言不发。

车厢的地板上铺了麦秸，旅客都把脚插了进去。坐在里头的那几位太

太，带了烧炭暖手的小铜炉，她们点燃其中的化学炭，开始低声数说这种暖炉的优越性，其实她们如数家珍所说的种种，都是老生常谈，无人不晓的。

马车终于套好了，原定四匹马拉，考虑到路滑难拉，又加套了两匹马。这时，有人在车外问道：“人都上齐了吗？”车里有人应道：“全上来了。”于是，马车就出发了。

马车慢吞吞地前进，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轮子陷在积雪里，整个车厢咯吱咯吱作响，像是在呻吟哀鸣。拉车的马老是打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热气。车夫不断甩响他的大鞭，四面飞舞，颇像一条长蛇，时而蜷缩，时而伸展，突然一下，长鞭抽在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马的臀部便往上一拱，用力拉车。

车里人不知不觉，外面天已经亮起来了。那漫天飞舞的大雪，刚才还被车里一位在鲁昂土生土长的旅客形容为棉花雨，现在已经停了。一道昏昏的光线从乌云层里透射出来，在厚重乌云的反衬下，雪野显得格外明亮耀眼，地面上时而闪现一排着霜衣的大树，时而出现一座戴雪帽的茅屋。

马车里，借着黎明这种清幽的光线，旅客们开始好奇地互相打量。

车厢里头最舒适的座位上，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批发商行的老板鸟先生及其太太，他们面对面坐着正在打瞌睡。

鸟先生从前跟人当伙计，趁东家做生意失利破产，把店铺盘过来，从此就发了财。他经常以极低的价格，把劣质酒批发给农村的小贩，因而，在朋友与熟人的眼里，他是个狡猾刁钻的奸商，是个脸上笑嘻嘻、肚子里全是花花肠子的地道诺曼底佬。

他的奸商名声，已经家喻户晓，以致成为了公开的笑料。兹有一例：在省府某次晚会上，本地的骄子图奈尔先生，他文思敏捷，见解独到，专爱编写寓言与歌谣，当时见与会的女士们无精打采，困意甚浓，就拿这位奸商开涮，他提议大家来玩“鸟飞”游戏；此一双关妙语当即不胫而走，传遍了省府的每个客厅，很快就扩散到了全城，引得省内人士整整一个月笑得合不拢嘴。

鸟先生闻名遐迩，还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爱搞恶作剧，爱开各种

各样的玩笑，有文雅的，也有粗鄙的，因此，任何人提及他，无不马上补充一句：“这只鸟，真是无价的活宝。”

他身材矮小，挺着一个圆球似的大肚子，两片灰色的颊髯之间，夹着一张赤红赤红的脸。

他的老婆人高马大，神态凌厉，嗓门洪亮，处事果断，在自家店铺里体现了井井有条与精于算计的风范。她的老公则以自己嘻嘻哈哈的做派，来活跃店铺的气氛。

坐在这对夫妇旁边的，乃卡雷·拉马东先生，他出身于更高的阶层，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业里颇有声望，举足轻重，他开了三个纺织厂，得过荣誉团骑士的称号，又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他一直是温和反对派的领袖。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历来的行事方式不过是，先持反对立场，用钝器虚晃一招，然后再附和主流派，以求自己得到较高的身价。

卡雷·拉马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得多，鲁昂驻军中出身贵族的军官，经常从她那里得到安慰。她坐在自己丈夫的对面，娇小而漂亮，蜷缩在毛皮大衣里，正用沮丧的眼光，瞧着这寒碜破旧的车厢。

7

坐在她身旁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与夫人，他们的姓氏要算是诺曼底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了。伯爵是个派头十足的老绅士，并且刻意修饰打扮，竭力突出他在相貌上与亨利四世国王的相似之处。根据他的家族引以自豪的一种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雷维尔家族的一个妇女婚外而孕，那妇女的丈夫便因此受封为伯爵，并荣升为该省的总督。

在省议会里，于贝尔伯爵与卡雷·拉马东先生是同僚，不过，他在省里代表了奥尔良立宪君主派。他是怎么跟南特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为夫妻的，这始终是个谜。不过他的夫人确也雍容华贵，她还善于交际，技压群芳。据传，她曾得到过路易·菲力普的一名王子的爱恋，所以，整个贵族阶层都向她逢迎讨好，她的沙龙在当地要算首屈一指，是昔日风流情致犹存的唯一场所，一般人是难以进去的。

布雷维尔家所拥有的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收入高达五十万法郎。

以上六位是马车上旅客的核心，他们是社会上经济收入稳定、生活安

逸平静、有权有势的人士，是信奉宗教、讲究道德的正人君子。

巧得出奇，所有的女客都坐在同一条长椅上，伯爵夫人的旁边还坐着两个修女，她们手里拨着长串的念珠，嘴里在念《圣父经》与《圣母经》。一个是老修女，满脸麻坑，就像劈面挨过一片散弹似的。另一个身体甚为瘦弱，脸蛋俏丽，但病容满面，胸脯瘪陷，显然她对宗教信仰已经痴迷入魔，使她情愿以身殉教并幻想超凡入圣，以致自己的躯体日渐羸弱消瘦。

在两个修女对面，有一男一女是车上旅客众目睽睽的中心。

那男的颇有名气，人称民主专家科尔尼代，他是所有上流社会人士眼中的危险分子。二十年来，他泡在有民主气味的咖啡店里，不断用大杯大杯的啤酒滋润他那把棕红色的大胡子。他父亲本是一个糖果商，给他留下了一份相当可观的财产，却被他与狐朋狗友吃得精光。于是，他就急不可待地盼着共和国早日再来，以获取他为革命喝了那么多啤酒之后应有的权位。九月四日那天，也许有人故意捉弄他，他真的以为自己被任命为省长了，不料走马上任时，那些在办公室里掌了实权的杂役，却拒不承认他的资格，逼得他立即打退堂鼓。好在他是个挺好说话的主儿，与世无争，乐于助人，于是，他又以无比的热情，全力组织抗敌守土的防务。他发动大家在原野上挖了一些坑，把附近林子里的小树全都砍倒，在每条大路上都设下陷阱，他对自己的这些防御工事甚为得意，认为必奏奇效，所以待敌军一逼近时，他便急急忙忙撤退回城里去了。现在坐在马车上，他想，自己到勒阿弗尔去，要比待在鲁昂更有用，那里正遭普军威胁，很需要构筑新的防御工事。

那个女的呢，是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婊子的主儿；她由于过早发福而闻名，得了个名副其实的绰号叫“羊脂球”。她个头矮胖，浑身圆滚滚的，肥得油脂流溢，连一根根手指也是肉鼓鼓的，只有每个骨节周围才细一圈，皮肤紧绷而发亮，像一串短香肠。她的胸脯丰满挺拔，在连衣裙里高高耸起。她皮肤细嫩，明艳照人，叫人看着就怦然心动，其顾客着实不少。她的脸蛋像一只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花，脸蛋上部，两只美丽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四周围着一圈又长又浓的睫毛，而睫毛又倒映在眼波里；她脸蛋的下部则是一张媚人的小嘴，两排细牙洁白明亮，

嘴唇柔美湿润，简直就是专为接吻而造设的。

据说，她还有许许多多难以言传的媚人妙处。

大家一旦认出了她，那几个正派女士便放肆地交头接耳，评点议论了起来，说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虽然是窃窃私语，但声音很高，引得羊脂球不免抬起头来，她把同车的旅客扫视了一圈，目光大胆，并无惧色，且带有挑战的神情。那些人立即都不吱声了，纷纷低下了头，只有鸟先生，还在用不正经的眼光偷偷地看她。

但不一会儿，那三位女士又开始交谈，有这妓女在场，她们突然亲近起来，甚至可以说成了亲密的朋友。面对这个无耻的卖淫女，她们似乎觉得必须拧成一股绳，以显示有夫之妇的尊严，因为合法的婚姻从来都鄙视淫行苟合。

那三个男人也同样如此，因为有科尔尼代在场，他们出于保守派的本能而互相亲近了，都以一种蔑视穷人的口气谈论各自的钱财。于贝尔伯爵历数普鲁士军队进攻已经给他带来的损失，还有牲畜被抢、庄稼歉收可能带来的亏空，他说起这些，口气满不在乎，就像亿万富翁那样自信，似乎这些损失只会给他造成一年半载的拮据。卡雷·拉马东先生的棉纺业损失惨重，但他早有防范，先将六十万法郎汇往了美国，以备不时之需，以解燃眉之急。至于鸟先生，他也早作安排，将窖存的葡萄酒全都推销给了法军的后勤部，因此，政府欠了他一大笔款子，这次他去勒阿弗尔就是去取款的。

9

这三位先生一边谈，一边频频交换友好的眼光。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但因为都有钱而感到彼此亲如兄弟，同属于大富豪行会，手一插进裤兜就弄得金币哗哗作响。

驿车行驶的速度极慢，到上午十点钟，还没有走出四法里。有三段爬坡的路，男乘客都是下车步行的。大家开始担心，原定到托特吃午饭，现在看来，天黑以前也难以赶到。每个人都望眼欲穿，但愿在途中发现一家小饭铺，却不料马车又陷进了一堆积雪，好不容易花了两个小时才脱离困境。

大家都越来越饿，饿得心里发慌，却仍然看不到一家小饭铺或小酒

店。要知道，一是因为普鲁士军队逼近，二是因为饿狼般的法军部队曾席卷此地区，附近的店家早都吓得关门停业，逃之夭夭。

只要路旁有农舍，车上的男士都要跑去找吃的东西，结果总是连面包也弄不到，因为农民生性多疑，早已把自家储存的食品都藏起来了，生怕路过的大兵饿红了眼，见到什么就抢什么。

将近下午一点钟，鸟先生公开宣称，他已经饥肠辘辘，支持不住了。大家也都跟他一样，饿得心里发慌，要命的饿劲越来越折磨人，他们也就没有半点兴致来说话聊天了。

时不时，有人打个哈欠，紧接着就有人跟着打，于是，大家就轮番打起来，有人张开嘴巴大声打，有人打得文雅些，还用手去捂住往外冒热气的嘴巴，性格、教养与社会地位各不相同，打法也因人而异。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仿佛要在自己裙子底下找什么东西，但每次都犹疑一下，看看旁边的人，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身来。每个人的脸都苍白无光，时有抽搐。鸟先生说 he 情愿付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他老婆做了一个手势要表示反对，随即又平静下来。每当她听说要花钱破费，总是心如刀割，甚至把玩笑话也当真。伯爵说：“的确的确，我是感到不舒服，我怎么没想到带些吃的东西上路呢？”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纷纷跟着责怪自己。

科尔尼代倒是带了满满一壶朗姆酒，他把这壶酒奉献出来，但大家都冷冷地谢绝了。只有鸟先生接受邀请喝了一点，递回酒壶时，他谢道：“还真不错，可以暖和暖和身子，也可以解解饿。”两口酒下肚，他的兴致又上来了，就提议像歌谣里唱的坐小船那样，让大家把最胖的旅客分割吃掉。这话显然是影射羊脂球，对几位有教养的人士来说，这实在是不堪入耳。谁都不去应声附和，唯独科尔尼代笑了一笑。两个修女已经不再念经，双手插在肥大的袖口里，低垂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肯定是在向上天表示她们的痛苦，以答谢上天赐苦之恩。

三点钟，马车驶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看不到任何村落的影子。这时，羊脂球突然弯下腰去，从长凳底下拉出一只蒙着白色餐巾的大提篮。

她先从提篮里取出一个陶瓷盆，一只小银杯，再取出一个大瓦罐，里面盛着两只已经切好了的鸡，周围满是结了冻的酱汁。大家看见篮子里还有一包包好吃的东西，馅饼啦，水果啦，甜食啦，等等，实在是丰富得很，足够在旅途中吃上三天，有了这些食品，三天之内就不必再沾旅馆厨房的任何油水。几大包食物之间，还露出四瓶酒的瓶颈。她拿出一个鸡翅膀，就着一个诺曼底地区叫“摄政”的小面包，细嚼慢咽地吃起来。

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她。接着，食物的香味散开了，刺激得大家的鼻孔张得大大的，嘴里流出了大量的涎水，耳朵下面的腮帮子也紧绷得发痛。几位夫人太太对这窑姐妒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简直就想把她宰了，或者把她扔下车去，连同她的酒杯、篮子与所有的食物，全都扔进雪地里。

然而，鸟先生的眼睛直冒欲火，盯着那只盛着鸡的瓦罐，他说道：“妙得很，这位太太想得比我们周到。有的人总是事事有先见之明。”羊脂球听了，抬头看着他说：“您，想来一点吗，先生？从早上一直饿到现在，可真叫人难受。”鸟先生点头致意，说：“说老实话，我还真不能拒绝呢，我饿得实在挺不住了。战时就得说战时的话，是不是呀，太太？”说着，他向周围扫了一眼，接着又说：“碰到眼前这种情况，有好心肠的人乐于助人，可真叫人高兴。”他正好有一张报纸，就把它摊在面前，以免弄脏裤子，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随身带的小刀，用刀尖挑起一块裹满了冻汁的鸡腿，用牙齿撕开，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他吃得那么心满意足，不顾身份，在车里引起了一大阵痛惜的叹气声。

11

不过，这时羊脂球又以谦恭柔和的声音，邀请两位修女也来分享她的便餐。这两人立即就接受了，她们结结巴巴说了两句感谢的话，眼皮也没抬就赶快吃起来了。科尔尼代同样也没有拒绝他这位芳邻的邀请，跟两个修女一道，把报纸摊在膝上，拼成一张临时饭桌。

这几张嘴不停地一张一闭，张张闭闭，大吃大嚼，大吞大咽。鸟先生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大吃，不遗余力，还低声劝他老婆跟着效仿。鸟太太抵制了好一阵子，后来饥肠辘辘，抽搐难当，只得屈从。于是，鸟先生十分委婉地问他们的这位“可爱的旅伴”，能否允许他给自己的太太拿一小块鸡。羊脂球粲然一笑，答了一声“当然可以，先生”，说着就把瓦罐递了